

芝山會稿 三四存書艮

和書門		二六四〇八	類
七	四	函	號
四	六	架	冊

內閣文庫		和
二六四〇八	四	冊
二〇五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408
冊數	4 ( 2 )
函號	205 222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芝山存一書卷之三

辨

士風辨

學之不講義之不正道之不明嗚呼其矣士風之衰也材良行修孝廉忠純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足為國家之梁者今何在哉又抗言直諫不懷居見危授命圖名節之士猶未得多聞焉惟斗筲輩區區營營於殘盃齧冷炙擊踣曲拳蒙車轍馬蹄之塵容悅微俸為賣身買主之謀者徃々皆是渠云某邑幾萬石某

淺草文庫



州許多萬石地廣俸厚財殖粟豐我顛宗夫公而索  
仕官因茲老而竟聞達未嘗評國之治亂君之賢愚  
厥雖不利而吾不信也聞隱默不忙處蹇不競者其  
實才短力屈之計策爾匪苟安之故觀富貴榮曜流  
涎凝睇羨慕看之不能為有命豈敢漠然如浮雲處  
士既然仕士槩可知焉其文學武備狀於春秋陰陽  
不當缺一如雙翼兩輪今也否講武而盲乎文學文  
而廢乎武故馭馬矜弓通劍術曉兵謀名于書長于  
數者迭相譏訕自倨傲鄙哉執士之技藝如沽父之

術價也或略務記問辭藻便勦說雷同便潛竊造工  
強顏稱學士儒生醜然無敢用耻矣在聖賢之道何  
所似哉毀遺體著異服更莫深遠之致莫高尚之趣  
士夫侍遇亦與醫陰曆祝之屬敢罔攸異也我人共  
不駭怪則世之惑也中葉以來倭幸之風隆行有鬢  
髻粉面沃若麗艷以色媚主唯用順使令為職者殆  
是妾婦之道匪丈夫之宦也又利口饒舌而巧言威  
儀便辟而恰飾今所謂善士然而終日言咸市井俚  
近之語未聽正心修身之問答竟自動咸閭里滯愚



之態未視合規當矩之容貌阿諛逢迎誣君違戾嫉  
能及乎乎國為斯殆哉又逞形豐頰攘臂張誇云我  
祖樹先登拔壘之功我父得攻擊斬魁之級千石祿  
鮮萬緒尚不盈是他之常談悲矣人之慙也賁獲之  
子不聞肖父之勇力管晏之孫豈得似祖之深智耶  
人的識義重於生將帥嚴軍旅之律誰蒞戰陳而無  
勇固弗繫其先之武及不武是皆學之不講義之不  
正道之不明故也適有誠實而守已不失貞亮而慎  
死于節之人乃彼譎詐姦兇狡獪暴者相聚而歟

憎群嗤為迂為癡為懦遂難與共立矣牴牾不容示  
盾相友其品之殊也雲從龍風從虎同氣相求也聖  
升九五而后萬物覩嗚呼二帝三王逃矣邇取譬戰  
國而往厥風髮鬣於我邦縱雖有藺相如微廉頗安  
能伸其志位其朝而輝燭隣國加威強秦縱雖有魯  
仲連微平原君田單安能一說却乎百萬之兵羽檄  
屠乎聊城之堅復焉曜聲譽齊趙之間延揚後世哉  
韓信不獲于高帝但終於胯下之怯夫孔明不禮于  
蜀主徒老於南陽之農夫孰與建接四海之鴻業何



時見動天地神明之誠忠范蠡嚴子陵亦後勾踐光  
 武而後識為高士之準百世之師萬人之傑不然則  
 眾僉以為僂僂商父倥侗漁翁而已然遇不遇命也  
 志士如彼柰哉居仁由義修身以俟之既不克得志  
 與民由之則獨行其道而已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  
 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茹藜飯蔬道藏陋巷而無  
 敢悶真樂我之天爵尊於秦楚之富若許乃與三代  
 之賢士角立焉不義之祿千駟萬鍾輕於敝屣奚為  
 區區營營貪干以壞名忝先哉嗚呼士風之頽敗其

繇何在歸咎諸士乎抑復天乎剛斷之君英烈之相  
 所以當審慮也表正影弗曲源清流無濁斯民也在  
 昔皇化醇敦之氓也道未墜於地儻講學正義明道  
 以德舉士提擢奮揮懋以草矯厥弊其庶幾觀一變  
 書云作新民協和萬邦黎民於變余雖罔官祿有系  
 有姓而非無賴人又非商賈非醫卜然則云胡曰在  
 草萊之士既列士類則盍慮此廢是故不顧眾憎群  
 嗤敢作辨

名以國辨



昨在縣主之館竟日晤語縣主學力卓異志高行篤但所示名字說不知為何人之作言辭鄙拙義亦繆戾僕卒欲指言而念成事不說既往不咎暫隱默耳退後竊悼禮文之湮晦而不遑顧避敢為辨曰古者子生三月而廟見乃父名之歲及二十初冠乃實明字之而尊其名矣後來或改幼名亦依父兄之命若或不然則身親易之也已見若蘇名二子之說劉屏山字朱子之說而可徵焉今時有并名字而為說者則非家禮之儀異於古經之法僕聞彼名字說名

魯為魯鈍之義則古人字魯道彌魯齋之意猶是可也然諱名不諱姓如其彌與字亦未聞諱此則匪可例論也魯敷演其義而說為魯國費許多言語故字泰義便取泰山之義厥言支蔓不達文章遂失本色也吁甚矣曠于禮之訓也曲禮曰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其論詳載于左氏傳乞試一看焉古今之通論也況魯文明之邦泰山五岳之一乎夫子以山名居丘為名為字則分二名而偏用非名以山川之謂也凡非常禮而事之熒者敢





不可法焉抑避諱始於周人漢唐以來尤劇矣只管  
牽世習拘忌避無證無度故韓文公據禮經為諱  
辨可謂明白正大矣胡秋宇曰退之明辨然當時終  
不以為然世習難變也如此今名之以大國字之以  
名山則侵古禮之微陵近世之禁不曉子孫之忌徐  
仲車父名石而終身不用石器杜甫母名海棠而一  
生不作海棠詩今也名魯便孝子順孫有不忍讀魯  
論者歎子曰蓋有不知作之者我無是也僕憎陋儒  
無知而妄作也或曰汝言非也我俗不知古禮無諱

之法僕謂不然抑為名說為字說固非我俗也彼中  
州之儀既倣其儀則何為不據其禮乎

疏牋

請致職疏

瑣尾鄙臣大高 李明 實恐實惶拜竊上書  
謹言執事巨卿管攝以聞

夫察臧否而為用舍明主之所專也觀時勢而圖進  
退志士之所慎也臣罷駕非騏驥之逸朽櫟非梧檟  
之材浪逞虛夸騰達邦家總茲聲問過情君子攸耻



也臣少時事岩城太守藤公遘郡之多事不遑啟處  
公賞其馳驅之勞進班秩闕機務兼為世子之傳不  
幸覲其覆廢慚訓導之不徵強致仕而去遁乎南岡  
下我使君忝聽浮名蒙慰問遂令執事招呼臣是  
以接遇講席咫尺玉案當時偶因介僮為宗室大邦  
標然而以使君懇惻先到皆辭而不往使君廼  
賜白金數百兩暨菽粟許多踰年改貶祿若干員時  
時忤于群侯又踰年擢奏謁職其後與府第諸士新  
賜月俸去年得任子恩長子義明十有六受俸而給

使令嗚呼待遇之渥何以加旃禮云報生以死事君  
父之謂也國恩荷重剖心析肝云胡報萬分之一子  
孫奕世涵濡德澤執鞭操屣前驅後從宜為奴隸輩  
此我本志也竊算近來糶值歲賤耗費歲繁故雖極  
節儉無奢華然祿資不足貯畜稍匱假錢至一千餘  
貫矣季冬以來殊劇憊困糲蔬共罄糟糠不飽妻子  
殆瘁僕馬幾疲只憑僚友故舊之憫纔脫寒餓之死  
何以酬債主何以償物債絲纒半斷障浞既穿櫛朝  
飾舊袍衫垢弊筦亡無風采僕亡無雅儀胡為齒于

子一

七



同僚從元士之後乎也世業已尾裂不能自彌縫區區偷宵旰之安不如歸臥于蓬簞伏願俾臣父子獲免譴責之微軀迺結鶉衣餬口於人家累此離以過歲月却勝於畜馬御徒糧食弗繼支錢弗給眷念妻孥心身日勞擾而已視喪而漂散則假貸主亦當憐而寬宥矣臣蠢愚冥頑奚敢希公養古者開籠放白鵬出野贖老馬厥蹤雖異設心斯同物各得其所庶幾仁之術使君善容狂簡斟酌下情施行惠恕入僉稱江海之量權衡之平雨露之普豈不美哉不偉

哉表筆臨書固任恂慄戰兢之至臣李明頓首頓首謹言

呈同僚牋

余為孔竇迫難居職事上疏請藏于草萊察口爍金積毀消骨唯恐謗議起而失其真故呈牋於同志以自明

貴道重義羽翼廉介志士之操也哀窮矜乏救援知鷺朋友之任也愚髫齡尊信經業於論孟詩書易經講習討論蓋積年矣好作文章於左氏太史韓子之

芝山會稿卷三



書最用精力亦久矣厥他騎射書劍兵謀師律詩賦  
詠歌醫方之類莫不一而效焉又莫有一而成焉竊  
歎徒勞無功屠龍雕蟲之技也弱冠事東奧之郡牧  
壯強為我使君見旂招既受中士之穀弗應謂非  
薄而庫無餘財殆將凍餒余世計之拙也固矣但彙  
厥繇乃復非無可語也或屢會文友或周賑憂貧或  
嫁姪姨不愆期或惠臧獲不傷意又內雖節儉然外  
備僕馬由曩轉客借百緡年比出息且比羊糶賤而  
廢物貴其如此矣財用歲縮糧食月匱竭力以轉移

逮茲罔柰何僅存薙緤之劍襜褕之袍耳敢不克痛  
家人勤公事常產已破猶偷安欺人還失常心士假  
饒無常產豈可失常心者哉是故欲致為臣而去寅  
上疏賴執事以聞凡士之行已非一樣有端直者有  
諛佞者有廉潔者有貪汙者有溫恭者有傲慢者有  
強者有懦者有拙者有巧者是以其從官也非一端  
有以德行舉者有以事功舉者有世臣者有羈旅者  
有待賈者有行沽者至術售飾賈者猶女自約奔從  
實醜行之尤也資稟萬殊人情參差故君之待士苟



非一律當厚薄遠近當疎密淺深施設不齊政之體也  
 也詎比而同之如許行為偽然哉私省拙迹踴踴碎  
 碎然自許匪婪瀆奔競者也我方請退隱大槩陸進  
 者虛譽存臻斥逐者謗訕沸湧是亦人世之常態也  
 智者無大於知人仁者無先於愛物吾子為人明且  
 慈我以為憑恃古人謂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  
 容若有嘲愚之蹇劣係窘阨者吾子為愚解云昔魏  
 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君子以為賢今也  
 覲食君祿什七八在內者我獨用祿猶魏成在外之

效周禮叙士之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我獨為任恤  
 多少賦散竟至屢空非調度之侈所謂為仁不富矣  
 貧者士之常也飯糗茹草之哲為放勳試獎簞食瓢  
 飲之賢為宣尼嗟嘆繫古聖神抽薦之範觀察之軌  
 孟嘗尚養馮驩之乞魏主淑賑高允之宴斯識素行  
 高潔而苦貧者明君所以賞而周之非所以誚而捐  
 之若有訛過揚異邦之奴者吾子為君解云治國者  
 務採察求訪何必拘其所產乎成湯聘伊尹於莘野  
 文王迎呂望於海濱秦穆麾百里奚於宛吳王得子



胥於楚子房韓相之胤孔明南陽之士咸非漢家之  
驚臣矣我朝良將猶知才難知多士之美而欲糾合  
諸邦之豪邁以廣界境成偉績斯識用入固不止一  
州之所存也愚馬齒近知命而未曉達心自共既髮  
髮悉儲奚為有意於扶洪業植奇功以取榮曜哉我  
使君適奉大作之 詔興役徒萬夫耗若干萬金敢  
匪希公養望救濟之日故不顧乞道路斃溝壑斷然  
請謝恩辭祿蘊蹟草莽巨卿可山余所宗素被併蒙  
吾子相與訂議俾余去就順義進退由迪可也書未

盡言須細燭衷懷李明再拜

呈岩城孤卿松公牋

律入林鍾炎熱鑠石涼風猶未到神氣昏感恭惟明  
公微恙既快謔尚須加保護僕兒子矩明頃見 刺  
史君此後時上當侍左右給使令 先君之時明公  
嘗為僕之宗主今兒子亦開明公之獎薦 使君奕  
世之恩遇僕累葉之沐澤併依明公之舉君公惠憐  
之渥假饒隕首授命焉獲酬萬一耶抑知臣無如君  
知子無如父僕雖至愚極陋遍歷沈交熟於視入奚



有溺愛而不識其子乎茲兒十有二性質遲鈍且拙是世俗之所深憂而徃哲之所甚好也奈何則鈍者重厚拙者簡默自古曾子尹彦明皆以魯鈍遂續孔程之統周濂溪戒巧而喜拙其賦亦可看之聖賢所以警機變嘉木訥也凡才之成就必有夙晚質魯者其成也晚成得必確定矣茲兒歲殆三十隨量材成宜適斗筭之用願明公採微言達使君後來試其驗否當信我言之不欺而已今厭默拙不了敢罔笑而廢矣聊截戔拜謝君恩之辱其無限意非筆舌之所

鑿也委明再拜

書類

奉復丹陽侯書

六月二十六日武陵大高 李明 頓首再拜奉復丹陽太守大江尚長公閣下茲月三賜瓊簡兩書嚮已獻報計既得關聽昨昨達來尊牘恭承台候萬福下情快豁辱問採新之憂瘡後兼脾恙溽暑昏倦未有起色更入秋涼乃漸脫病惱莫賜垂念 蒙問讀書一條初春侍講大學之時有委曲陳白焉其法欲虛心



涵泳切已體察莫書自為書我自為我欲堪煩細看  
矣莫安放過以貪多古人有言讀書千遍其義自見  
余常觀經義先取元文集註熟誦玩味到數十回而  
後商量於語類及大全其義大段明而後考諸說之  
異同至蒙引存疑淺說講述之類其是非得失朗然  
如指掌而後遷附他章是乃古人讀書之遺音也今  
將學古人不若茲遵循則欲行胡而歧步於越豈非  
誤耶合置大註先見末說紛紜則如無楫舟漂於曠  
溟本文意為其所隔終無窺知聖賢微奧下落之處

薛文清謂註釋繁多甚於洪水猛獸之災為此也徒  
依末說小說而講習乃無為已之有諺云一夕遭災  
而火其書則學問俱喪誠可哀哉讀書者學問之一  
端祇是一端猶此踈昧矣為炳義理變氣質正心修  
身以及國家乎也是故世俗謂學文無益于躬反害  
于心彼素弗識古今明君英相孝子忠臣正士烈女  
皆無不因二帝三王周孔思孟之教但見學而無行  
者立此論亦宜矣水火不可一日而無之其焚灼溺  
死人事之尤若有傷食者豈云五穀之故乎縱有學

卷之三 存一書



文而繆者詎妨前修之謨也然而強者觀剛事而喜  
弱者觀柔事而喜載如以水救水于火添火敢靡矯  
操氣習而聿墮世俗之論此間所以當謹念也所讀  
之書小學四書近思詩書易常誦詳味宜服膺而不  
違其餘見淵源錄言行錄便洙泗濂洛之正宗趙宋  
君臣之懿範悉在焉厥為補裨不鮮矣讀書錄唐鑑  
亦好者應有心得也凡雜書異論一切禁絕唯非費  
駒隙而已適足碍良知妨心術莫好吟詩者文伊川  
答朱長文之一書又接呂大臨之詩而議其害精當

宜試看之僕自十四五嗜造詩文閣下之攸識也雖  
悔漫過光陰無益于今豈非閣下之明戒乎 見喻  
用人之一條夫進退於人之事關於大體而極重不宜  
容易倉卒自老舜以來廢興存亡因弗一繇之成湯  
聘伊尹而創業夏后惑窮羿而身弑高宗學傅說而  
中興桀殺龍逢而邦亡文武拔進呂望散宜生委任  
周公召奭而八百年維持寰宇辛紂受倖飛廉惡來  
囚殺箕子比干而一朝傾覆天下高帝善用張良周  
勃而恢興四百之鴻基後主專任王莽董卓而消滅



矣漢之光輝大宗克擢王魏而得致貞觀之太平玄宗  
 宗叨信李楊而竟作天寶之禍亂仁宗用韓富而宋  
 朝斯治高宗迷檜倫而南庭彌衰用久之淑慝係於  
 邦之治亂倭漢其蹟孔多而不可歷舉昭然史籍閣  
 下之所記也君子小人各以類聚故進一君子乃選  
 舉俊傑政綱賴張進一小人乃連引奸兇流毒善良  
 故古之賢主雖進一士亦如不得已咨諸元老近侍  
 謀諸智臣庶庶又親審察能否而未有輕忽焉固非  
 為吝祿位也為黎民慮遠矣既知賢復不急舉遲緩

猶豫乃群小媚疾沮遏而為國之病是亦當深思也  
 今世諸侯牧伯欲學道義而不深掄其人濫取商賈  
 兒僅鬪詞藻牢落士徒勉記聞釣名媒祿之輩以為  
 講習之師吁誤也逃哉閣下自髮早致亡嗜學郡邑  
 善治傑出於群侯之間今也處士負器局挾巨志者  
 屬望之君纔無過三四人而閣下殆居厥元豈容弗  
 戰兢畏慎而思始終惟一乎易曰快履貞厲恃其聰  
 明則為聰明所傷必然之理也當世草萊之士通明  
 經業曉達治道者莫超二三人閣下皆既面知之君



有大為之志然無輔佐之臣士有豪邁之才然無信  
 用之主則其道竟不行其志竟無遂經曰才難惟善以  
 為寶閣下貴重人才親仁尊德須易好色之心晉公  
 敬亥唐蜀主顧孔明自忘千乘之富而重於嚴宥之  
 賢儔哉後代人牧之明鑑也 承旨為政之一條是  
 最非僕所肯闕也思出其位侵非其分不臆之罪也  
 然而依經傳考之載其道略可告凡治有體有法德  
 業之蓄積自躬而推以洎國家天下嚴於君臣之分  
 敦於父子之親男女長幼各有次序不紊是為治體

乃統國之大綱也在寬在包而不迫不刻先有司赦  
 小過省冗費禁奢華貯粟藏錢或賞有功或救荒歲  
 時散施莫使民苦飢寒山澤有虞而不暴殄天物農  
 隙蒐狩而克講嚴武備平物價謹權量設法令置禁  
 戒皆克斟酌古今而不拘事跡能得合先王之微意  
 是為治法乃持國之大用也治體治法既明政事斯  
 行前日所議祠宮賢序乃治法第一之事然亦須遠  
 謀勿乘客氣太駭俗視知時知勢學易之大旨未計  
 時勢遽作則為善却成惡為祥却成殃政之抵帶為

芝山會集卷三  
 存一書  
 十一



是播動而難獲建立矣抑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  
 以道道不明身不修則與君子背馳與小人朋類如  
 其讒諂侍傍浸潤日聞膚受遽入則賢者不能一日  
 安其位或沈溺于佞倖美色或耽嗜于器物奇玩乃  
 外荒內蕪蠱惑茅塞必拒直諫正諍憎憎忠直若讐敵  
 言路已壅上下不通何以陳善閉邪人亡隱晦不告  
 良臣奉軀而退故九經云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  
 以勸賢也旅獒云玩物喪志玩人喪德欲善者之親  
 已世如改過不吝改過則格心淑身之基也孟子意

為一格君心之非則用人為政之違不謫間然自正  
 而國定矣程子亦以為王道之要在謹獨汲黯曾規  
 諫武帝曰階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  
 之治乎偶獲格君心之道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  
 本根故列聖之學千變萬化自心上說來存心之道  
 在居敬居敬之方戰兢畏慎是也感興詩云恭惟千  
 歲心秋月照寒水自三皇迄今日度千萬歲聖賢無  
 二心中華我邦何為殊哉唯此處所以應潛心深尋  
 也閣下不賤僕之固陋寡聞獲忝示諭所謂不耻下



問詢訪採察豈非扣端而竭言乎伏願許安誕之外口  
孰據萬一之可則幸甚季明頓首再拜

謝何林二老書

明啟茲秋長崎鎮巡牛込氏執余詩文併與明嘆美  
之誦敢瀆高賢之台覽辱賜贊稱珍語及瓊韻一律  
獎揚踰分感刻不勝顧赧然愧恐不知所申謝余至  
愚極陋殊非近似于道下髻嗜書漫浪唱讀然於義  
理之學迄未有開悟信得空費歲月春乎過二  
十這為天壤一棄人終身之憂全在於斯如綜繪華

藻乃不暇專用心也間為著述卒然偶然而成弗校  
綺語秀句以動人嚆昔呻吟行路之詩從日猥掄辨  
訓賦贊咸非勉搜強揣也倅惚之裏情懶腸枯極拙  
造語方足獲無知濫作之譴抑漢倭言語不同重譯  
倩毫漸通凡布字遣辭不審協中州音節與否格律  
體制一切未應的知是以欲匡諸上邦之俊傑既久  
矣浮屠氏外嚮有陳朱二氏寓於我國共僉皇明之  
遺民也陳在洛而曩相會朱在此而邇面晤潛察厥  
言行學術疑非端誠純粹矣多猥俚之態乏彥士之



姿詞賦亦似未英懿故不欲就而正焉是復所以下  
 愚耻問唯為上智見鄙賤者與頃羊大鵬棲翻我之  
 邊境聲價轟耳而相去萬里無繇縮地未克挹龍光  
 聽警效翹跂空抱慕藺仰韓之懷冀託善語塵編以  
 祈高賢痛加斧削是區止之志敢非欲忘量而為炫  
 耀誇矜云胡不垂矩訓却蒙褒望外嘗聽禮不妄說  
 入不辭費予奚怪哉蓋云卑陋之中此優於彼之謂  
 耳然而扶桑固多士也識者傍視恐有過恭之議又  
 士風一篇特發憤懣激烈之餘而尤所以用精神也

林正談曰有意剷除之弗關高賢之擇孔為遺恨其  
 性道教法皆賴文字而得明于四海故曰文者載道  
 之器也監往照來遠邇相傳弘識古今達情漢倭無  
 一而非文章之功矣雖德義之學詎敢捐絕焉余曾  
 不慣文字今欲宣積悃侵嚴聽亦難矣此後當依便  
 風呈侏離之語幸莫嗇巨誨醜縷郢政攸資律詩莊  
 儷鮮潔琳琅之韻沆瀣之味驚駭轉羨從容於詞葩  
 場余匪慚以嫫姆之醜倣西施之頰熟慮玉石惟溷  
 聲正惟雜罔肯賡和謹修尺素虔謝荷惠宣詞靡異

楚山會稿卷三

梅一書



故不別幅二公顯原宥日者冽寒霜花滿庭伏乞倍  
加保護以慰霄雲之望不備

贈何林二老書

瑞鳳西來枝棲日淹流俗跽全更疇共詒迴想羈情  
悽愴驚鳥濺花恒怒路阻兼葭未遂披雲適得吾牛  
鎮之書就承二老康健喜溢眉宇且因曩所奉之賦  
贊記序訓論評說等文及北江集記行集歲旦懷寄  
其他百餘篇詩章恭辱假借言侵齒錄標辭詩文兩  
全集寔契我門牆葵向之冀伏讀仰思攤卷弗弭嗟

偉哉英邁之氣凌岱宗佳麗之姿奪鳳篆驪珠龜朋  
酷惜含善語之端雖惡獎譽過當其實僉將啟吾蒙  
捧誦之餘究覩微旨肅領矩訓榮踰旌表匪筆舌之  
攸能謝時二豎緣軀故非遙報遲滯到今唯恨未呈  
詩文全集故欲自檢即世事如織暫待後便令家童  
繕寫餘詒欲涸嚴視而祈慈斤也噉咀者乎之木拙  
者華之焦桐尚庶幾收於煨燼之餘矣前既蒙訂閱  
之詩章便替稿別錄而珍髻齡肇綴文字洎茲馬齒  
長二十有七初讀唐詩中看擊壤集然樸樸隘陋未

長二十有七初讀唐詩中看擊壤集然樸樸隘陋未



能決擬古頌講四子近思尚書周易日罔空隙偶信  
口浪哦任手紛作不克游藝苑以攀香桂邀詞林以  
咀芳華龍鍾不進卻倍覩顏晞二賢憫憤排而啟發  
之陶鼓而就宿志但以我知言語不通詩及文咸味  
當中州之調度雖詩於文章固若一塵然詩賦有節  
奏有音律散文無其拘而止取于達意是故詩賦又  
難成整於散文矣不知為奈何萬惟暢寄牛鎮之書  
中具以達高聽焯亮不整

答鵜真昌書

昨得華牋承吾子康健慰我瞻望聞說修日本史既  
過半我邦古今之實蹟瞭然肇昭歷代孝子忠臣之  
靈由是就安亂臣賊子之魂由是受誅吾子當勤厲  
早終其功豈啻後世之龜鑑也哉仰任君之台命俯  
繼父之遺業苟兼盡忠孝之道也舊臘所覓吉良記  
六冊今蒙許借南學先進所謂南史野史是也我祖  
先之武烈亦具載焉他日繕謄畢乃可還璧之懷寄  
一律漫步錦韻吾子必痛加斧削可也僕日多事雖  
三餘敢不能讀書講文徒懷游學於洛之昔而已無



日而不懷之不知吾子意如何深草元政陳元贊執  
交吾子有年于斯僕在洛晤語不過二三會僕當時  
年少氣銳不肯下人唯視元贊為人卑猥瑣碎無風  
雅之致元政為人暗弱固滯無實見之明或賤或廢  
日與同志訛笑耳又無觀厥詞葩之可取也故不屢  
徃來亦惜乎嘗聽明儒評曰元贊之詩不如石丈  
山丈山之詩不如元政元政為近世詩人之魁然而  
不先務組麗之上直學入自然之拙是以似自在却  
到散渙似平淡却入枯槁此議學詩者不可以不知

也又聽朱之喻老人徃年謝世心越禪師無恙否定  
知吾子與此二老者每亡清譚僕嘗邁彼二老者前  
後到兩三席徒談花鳥詒風月而已殊無一言及學  
問上但於心越則唱和一絕延寶初余與天間獨立  
徃復數書余問知元贊之喻歟答書曰非面知然曲  
得傳聞其實也贊是市井之販夫喻是南京之漆工  
彼儔奚暇為學又奚作詞章乎其言然恐刻不審信  
否恐更難信唯憂文道無人吾子見其人乎近來偶  
逢木老儒一癡訥人而已未曾看風彩曩遇荒景元



贈答詩數章學力未如幼敏之名也但士三日不見  
刮目而待此人未老其後所至不可識也先日東都  
騷客十人會我書閣各搜題作七言律松翠雲賦春  
月曾鳳石賦鶯歌橘洞賦燕語板丈菴賦春山麴春  
堂賦歸鴈佐玄龍賦桃花文山賦杏花東峰賦梅花  
篁洲賦梨花僕賦海棠野鶴山晚來賦碧松諸作皆  
佳斯十人各發英華於武陵之詞宗也暫筆一律呈  
吾子碧松詩曰窓外亭上翠一株深陰風韻友相呼  
歲寒同操竹為伍雪後雙清梅不孤何有斧斤尋澗

壑故將琴瑟殷江湖貞姿卓立數千尺自耻秦時封  
大夫試數回吟詠方諸丈山元政之作為孰勝乎恐  
當不立他下風何日相邁而解中心之蘊萬惟非而  
晤便不能鑿焉不備

復山名柝隱子書

上邦之賢良其人溫如玉恒娛墳索好玩辭賦自慚  
硜已無雅儀加之世以世事若瑁絕詞風月投翰塵塵  
久矣春來觀物復增仰慕偶然斯賦瑤函就知高明  
更健并示首祚詩上元詩又客居律雪律各一篇悉



是瑋璿之聲青藜之光熟讀宛如吞鳳篆漱雲漢唯  
憾居阻萬里而不能面聽聲歎餘埃後便忽不備

答紫塵軒松公書

昨賜手教就承起居萬福堪慰瞻仰聞說近日大駕  
東歸明公亦隨輿僕微恙稍愈窺公事之暇而拜送  
榮旋來書曰某昔日事京兆尹君僚朋情睦今雖不  
同席何忘舊好哉嗚呼情義高厚譬猶丘岑故人敦  
篤之至也又曰余為國家欲得良士未曾斯須忘懷  
也夫國得人則治失人則亂矧用媚嫉妨彥士者乎

故黜陟臧否只是大公不容私於其間是真古今之  
格言治道之要法所謂賞不辭雙爵不避親其此之  
謂與僕曩侍執政和州牧聽其語曰薦能斥不肖不  
如用能憫不肖揚智捨不智不如使智誨不智是亦  
君子之德言也子曰舉善教不能則民勸孟子曰才  
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才也棄不才則賢  
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也周公曰故舊無大故  
則不棄也魯求備于一人在古大聖人至仁至厚之  
言如此盛周之代八百餘年致太平之規模於是乎



在焉凡治郡國者豈可不慎思耶明公深省認心體  
察此間須知王霸用心之異也明公淑信茲語乃國  
運之榮黎民之幸若我兒子矩明年猶幼是當養當  
教之不才子也不有惡逆大故則不可棄之舊也何  
以入賢良之列當黜陟之路伏乞加恩恕而覆育可  
也謹狀不備

與好章英童帖

天之生物參差不齊羽毛鱗介草木玉石飛潛動植  
其性殊邈也唯人也得五行之秀為萬物之靈然而

智慧剛柔其稟不一有自幼而敏捷有自幼而癡騃  
或有幼敏非老成或有幼癡却晚成其亦千緒萬端  
敢難梗槩矣井上氏之子名好章挺英發之資僅數  
歲既誦幾許古言又嗜染翰得天然之風骨楷行州  
八分咸信手寫去大字勁直加關束小字分曉有餘  
裕所謂肅然如端人正士髮髯如舞鳳蟠龍是故當  
世能書者林道榮佐玄龍稱嘆不與屬文褒揚嘗聽  
王逸少為兒時筆勢豪邁而泣李衛夫人逮到老大  
果妙超古今我好章少年善學體法勉強無惰斯悟



厥玄真使心正而筆正則絕倫拔群庶幾窺乎羲獻  
之門牆矣奚似羊欣英名後來更羞澁哉余嘉彼幼  
了亡敢為文以勸積年磨礱遂致寶器云爾

與高慎夫書

曩洛東解携以來歷幾風霜自君逃于南山後絕鯉  
素亦數年每檀堂講經遙憶高議每雪月哦詩遠慕  
光彩乍得中冬鴈箋所起居康寧心胸快豁若披雲  
霧高賢飄然振衣葛城山韞蹟巖窟中此地天下之  
名區也山深泉潔徑斜樹老須枕石漱流看花見雲

俗慮與車塵隔雅懷與佳境暢堪羨堪羨僕在此二十  
餘年既事三侯家或出使役或入近侍或侍講讀或  
關機務或擢世子傅或進奏謁職彼此勞擾日夜勦  
勦臧獲數十口育兒五人二子已成立受俸給使令  
穴費月繁儲資日匱出則主事如麻歸則家事如蠅  
首白齒豁身心榮亡何暇得誦書討義以進于高明  
乎足下當顧僕之憔悴憫志之齷齪來喻具言南學  
傳文字風雅議論正大語簡意奧非淺陋之所能逮  
也虛譽過獎允可愧忝僕徃年偷少閒隙秉翰於空



惚強纜成編耳未能細評訂適呈林祭酒請其是正  
 林子一閱稱嘆曰若其事實我未詳焉至文章乃恰  
 好僕同志一二人之外未許繕寫不審何緣述傳京  
 畿而升玉几上但在足下素入高覽為辛米喻曰潛  
 軒正直幹叔等傳歲序壽算稍有舛訛當改定只匪  
 大義之所係迺雖不革亦無妨也僕當時居武陵而  
 境遼阻且數十年之後綴集成冊故三子壽算殊罔  
 兩識若有差錯奚為不速改乎庶幾高明為我可點  
 檢脩飾也山崎傳有訛其過寬恕者有議酷傷忍刺

者其論冰炭相友足下久與彼翁交通親見其實迹  
 不知為何是來喻疑稱清處士固然僕嚮隱于南岡  
 下二三歲時所自號也其後仕南邦便非處士而依  
 舊或漫稱而已更無他義敢莫深怪矣中華之士自  
 稱其名未曾稱字矧稱其號乎呼友亦大率稱字未  
 必呼號也朝鮮之人無貴無賤於已於人唯稱其  
 號而已未敢道名與字苟非華夏之禮也今東都之  
 文人叨稱號是倣朝鮮之餘風非我邦之舊典谷老  
 儒愚以翁在此各無恙時亡文會常談慕昔遊昔日



洛友多衰謝痛心忍淚律回歲新淑景融止伏願為  
道保護萬惟在嗣音照亮不備

綠松拙翁酬盤泉禪師書

疇昔遠拙翁情話踰時翁攬盤泉禪師幻居集示余  
曰試三四讀廼觀禪師之見解超拔泉石為襟且師  
廣海之胸不擇細流垂我之鄉不阻彼此禪師俾予  
告鄉曰有集中未愜意可指摘可論量卿其細閱而  
可否僕曰嗟乎豈取道於盲借聽於聾其此之謂與  
雖然拙翁有齒德于我其言不容辜負遂携來比者

因我使君成朝覲之禮事務雜錯未遑視之昨夕  
適得少暇倉卒諷誦雖未窺意味之奧漫以為得本  
色秀得自然音若紅葉爛然鋪林風鐵鏗兩懸軒但  
幻居賦一篇固非歐蘇之流又不似漢魏之風其文  
類周子拙賦而句法實異如題日記曰說則幾可也  
醉翁亭記記而用賦體未聞賦而用記體賦是成韻  
響制律非如散文之體也故題曰幻居記則可也其  
他之作間有未雅者有未調者有枯槁者有佶屈者  
非面晤便不能一一扣兩端豈筆語之所克竭乎哉



山居十絕語意俱到格調兼邵風味氣象髣髴石屋  
 禪師山居之諸作定識學中峰石屋憨山之類也愚  
 意大概若許曲以傳知焉盲聾頑石無敢忌憚祇青  
 蓮妙相昭垂慈憐萬亡為幸

芝山存一書卷之三終

芝山存一書卷之四

頌

鑿輿詣聖殿頌

乾坤定位易行厥中庶物茲殖人倫茲衷聖道為之  
 樞紐大君為之正宗父嚴子順君尊臣卑兄先弟後  
 夫唱婦隨天地高下之義陰陽施受之彛周衰學廢  
 倫理冥亡亂臣賊子蜂起獸爭夫子時生合德合明  
 天縱神聖仁覆八紘惻亡傷憫斯世傳易經作春秋  
 建皇極於陵夷闡元化於閭幽三才道立亂賊大懼

芝山會稿卷三

存一書

廿八



賴而萬世之下知人異乎鱗羽歷戰國而有漢歷六  
 朝而有唐歷五季而有宋興廢蹟孔彰而視彼時之  
 板蕩顧此道之晦盲疇類殆滅經維幾傾魄而復蘇  
 否而復亨非夫子功何人獲成先聖名教之主大  
 君紀綱之源故世亡帝王屈萬乘尊非崇其人欲酬  
 其恩恭惟俊德日躋鴻業日隆皞皞惠澤流及昆蟲  
 治準唐虞學貫古今英斷振揮舊章鑿與駐蹕聖林  
 我道休兆千古盛事煥乎曜文館榮顯然萃艸萊志  
 洛龜陳福南山獻齡度億萬年海宇清寧

贊

禮樂贊

禮樂興起教化日新天叙天秩子子臣臣百姓親睦  
 世質民淳淡平不淫八音成倫麟鳳斯至草木亦振  
 大哉聖道洋洋極天在昔肇序教育在焉八歲遜讓  
 十三詩勺直而克溫剛而無虐輔抑中立成德於斯  
 窮神知化發軔憑之三百三千五聲六律迄周全備  
 建漢散逸異端乘隙亂賊得術古禮驚俗古樂致眠  
 况東荒外世後萬年猥俚之貌愁怨之音催忿導慾



冠破良心樂記有訓不可去身非玉與鐘根柢在入  
仁為綱紀頑為剗剝仁是心德敬和宜學明命昭然  
盛誨卓犖子諒捍詐莊嚴拒慢積德格道竭諸兩端  
銘盤銘牖佩玉鳴鑿如晞其成百倍其功靜憶崩壞  
慨吁澆風綴輯前辭存省茲躬

文

祭三省子文

元祿辛未冬十二月朔南學傳撰成予嘗學  
谷己千己千受業三省子之門三省子者南

學之冠冕也予於是祭告文曰

嗟乎豪傑何世不出乎其興不待文王嗟乎英才何  
地不誕乎如子者生茲南方道泯千載昏亡茫亡夫  
子蘄然挺立若松柏之蒼冰霜子之接物也若美玉  
之溫良子之治邦家也若五彩之成章不復侵兩徒  
木民庶信而無疑不用澣衣濯冠士夫儉而無侈辭  
爵辭祿裕入道德之門居讓履讓斯得成性之存夫  
子與兼山竝起日講論波洙泗之末派沿伊洛之淵  
源我人由是肇知



學傳欲派芳馨於後昆諸儒之中夫子獨偉哉當時君子比諸鄭國僑天降懿德文運丕昭我思慕而不可觀夫子於羹牆寅薦酒菓神尚來享

歲

日省歲

明丹心義貴履育恩積善奕葉植德同根內和琴瑟外交芝蘭修己周密待久怒寬言謹欲寡行勉欲敦懲念其始室慾其源敬勝邪僻靜定躁忙起居肅整容貌溫良警懼而怠矯浮而輕循仁居業體仁立誠

毋矜毋恃不伐不求虛中受益安分致休滋味須薄什物須堅家用必約公事必全凡此數件日省勿愆

懲室箴

人受體形神發知識有口欲甘有目欲色美酒妍姿居然傾國物忤爾意嗔恚橫興其性斯鑿其心聿嘗六親俱禍綱紀土崩先民垂訓曰室曰懲動靜戒懼慎獨審幾須臾靡怠瞬息靡違鹵莽滅裂詎醫蠢頑大壯義勇塞氷摧山持躬之方成德之術孰厥加焉聖賢可則子房虎嘯封爵伊輕孔明龍伏松欲伊清

楚山會稿卷四

存一書

四



高志物表莫沈下流慎終如始德業日修

座右箴

承命書我侯座間之二折屏風一雙咸披古

言而轉合爾

右一

文公曰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子曰為君難為臣

不易恭視此言立身行道正邦家之道無他唯在勤

謹二字

右二

書曰弗適聲色弗殖貨利箴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  
欲不可縱縱欲成災恭視此言戒驕逸則永保大寶  
之要也

左一

商書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改過不吝  
從諫不拂恭視此語納諫就義而上下情通乃治平  
之方也

左二

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箕子曰無偏



無黨王道蕩上恭視此語用心公平迺君道也其學在慎獨

齋壁箴

父慈而誨子孝而爭君元而永臣勤而誠夫和而敬妻柔而貞師長嚴格克導弟子謙遜克聽其言也簡而達其行也方而成接其物須審悉立其心須正平為箴當齋壁常顧欲日明

銘

志學齋銘

心之所之公者謂志知行兼臻學問能事忠信篤敬遷善改非如餒欲食如凍欲衣顛沛匪忽造次匪愆日夕惕厲敢豈留連君子固窮守死善道易箠結纓操介日高籬金聯駒胡足羨嘆娶醜咬菜理義便安聲色非禮禁遏視聽四勿功至其德自馨吾友藤氏潛心學經無勸安飽就師評訂既名居即請愚以文我苟拙語強作勸君

鑑銘

虛而有靜念幾照其顯慎其微



戒

君子戒

君子有三戒賢者有三不惑老去須微貧得尚當不  
適聲色故曰修身之要在慎男女飲食不屈物之下  
巍然崇其德

言行戒

言者心之聲行者德之符心定其言緩德修其行孚  
惟言與行可謹且勤榮辱之樞智愚之分言顧行行  
顧言要訥而敏行求默而心存出遠鄙倍動警

暴謾巧言令色喪仁之岐聽言觀眸知人之基莫如  
穿窬莫如鄉愿表裏惟純應對惟健重似九鼎靜似  
泰山導謨罔敷當訂吾頑

碑碣

松貞夫人高野山碑

我君夫人諱龜姬越智姓稻葉氏武江之產也謹考  
烈祖高祖佐州刺史諱政成鷺知越陽系魚川城曾  
大祖故丹州刺史諱正勝歷官竟列元老領相州小  
田原城顯祖濃州刺史名正則久居執事任拾遺補



關加賜采地幾許賢夫人丹州刺史名正通向尹京  
 畿陞拾遺補闕受封越之後州高田城先妣諱石姬  
 卒稱本性院殿保料故肥州刺史諱正之羽林源公  
 之女也夫人幼而穎悟麗質及長婦德純懿克聽從  
 善縫紉達筆翰精琴瑟歲十有四而笄服于歸松平  
 隱州從四位源定直使君故羽林定勝之玄孫為豫  
 州數郡牧既侍君子執巾櫛孔恭奉姑也淑勉省問  
 慈愛共到素習小學女書崇敬聖人之道慕姪如母  
 于周仰皇英嬪于虞只恨椿庭賈阻弗逮歸寧恒悼

萱堂夙枯弗見慈顏手寫經營佛事由是兼信釋教  
 廣涉諸經傳最貴光明真言追壇林后之遺風汲當  
 麻姬之餘流自稱正心院節巖松貞丁卯季秋繇生  
 世子精神未復元凝滯結沈痼逆指死期略無憂色  
 垂逝秉管欲書光明二字光字漸成至尾不能挑毫  
 作鈎勢遽然氣絕遂以永訣錦帷榮輝僅二十有三  
 春以寬文丁未九月望日為初度辰以元祿己巳二  
 月三日為告終時使君哀卜擇其宅兆禮葬於武陵  
 三田濟海寺平日依心真言游意葱嶺家臣為相謀



欲立碑高野山鎮具彼菩提令李明揭厥宗源因繫厥銘銘曰

於戲小君嬋娟容色婉婉惟閑窈窕惟則夙夜無愆衿釐每視光明月懸慈悲雨施生死咸達顯密俱通石彫棟檠傳芳罔窮

時樂軒牛公墓碣

公姓藤原諱勝登字重悉老彌時樂軒第爾翁先人俊重之叔子蓋公以忠孝勤儉興家而為宗子先姓田村氏元和八年壬戌十月六日生焉貞享四年丁

卯十二月九日終於南岡居第享年六十有六越三日禮葬牛込宗參寺列附先塋今茲及期孝子重義託李明撰厥墓碣僕關知己久矣不能固辭謹考譜系其先出於鎮守府將軍秀鄉之裔足利大夫成行也適子重俊始壘上州大胡縣謂大胡太郎歷數世建高祖宮內少輔重行卜築武州牛込縣曾祖勝行屬北条氏康之指麾貺手牒以采邑名為氏牛込氏權輿焉祖勝重之時北条家夷滅矣天正末恭沐東照神君之仁澤得入幕府下一隊之負先考俊重



奉命為駿君亞相之監吏後遇變父子俱落魄羈棲諸侯之邦具經艱困轉嘗辛苦星霜數換獲遘赦還慶安中公初拜

太猷院君之德輝得入書院番伍什之列嚴有院君建極之日寬文中忝擢監察御史戊申野之下州之牧有貶移事宰臣重其事撰劾拔公令檢察封疆州民喧然群起訴前守之不遑數件公反覆曉諭上下無為復命叶朝旨明年任長崎鎮巡公夙夜研精奮發制貨物交易之法處置區畫盡均平

徒非他邦商賈之來說我國金銀耗費亦減半當時東寧國之賊艘縱寇琉球之海運攘奪奉我薩州刺史土宜品賁公詰東寧王詳整理趣糾匡有方聿償寶賫賊等服律琉球主感嘉致書謝之延寶初暹羅之番舶遇颶濤折檣楫飄漾倚我邊港公甚愍惻修緻厥舶與彼糧糗以教歸去暹羅王邈致簡執禮五年廣東太儒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林起龍贈錦字織紋壽軸一卷褒德業之厚宏厥文詞最奇葩竊意公質溫醇愛物多有所濟居家孝且友接入敬且和



熟處事變如百鍊之金朗照得失如新磨之鑑天和  
 中依病辭職投老雪谷別墅自榜時樂軒詩云雨露  
 多時樂跨驢莞爾歸間會賓友喜論經史坐吟行歌  
 歡嬉竟年既聞厥沒知與不知罔弗傷悼先妻秦姓  
 川勝氏產女及男繼室源姓酒井氏誕四女長子重  
 義蔭襲朝祿女咸嫁名門其善慈祥而有志介敢綴  
 辭曰

經云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又云士不  
 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如公其庶幾乎孝故忠

可移自生暨卒日夕致上孫子蕃衍而厥則之

一齋谷先生墓碣

谷松者南海人也字宜貞自稱已千彌一齋先生其  
 先出於奧州佐藤氏顯考大學諱時中敏悟該博肇  
 唱道南方從游徒日眾先生夙孤受業三省子之門  
 性魯訥醇厚賴困勉之積漸成矣尊信小學四書如  
 父母神明遍涉諸史歷覽百家覆成敗研得失悉曉  
 其要歸也熟視素行孝友能忍所以親族雍睦矣逮  
 訓弟子務就本實敢不尚文字之華常好延客賙窮



而家貧雖貧而泰然無憂戚也初召仕土陽倭去適  
洛居數年適武游事大宰稻公待遇殊渥聲聞益彰  
遂辭公養以處士終焉配大高孺人產五男五女而  
多夫今所存二女子而已故弟虎奉祀之先生寬永  
乙丑生于土邑元祿乙亥三月丙戌没于武陵行年  
七十一越三日合葬孺人之塋表銘曰

先生為學日省俛為其功百倍自彌已千惟一  
心齋厥操若松宜貞不諒厥變若龍身否里巷心廣  
江湖文星聿墜芳蘭乍枯宅兆何場縣曰澁谷長

谷梵宮先生氏谷緣合為銘建碑神道億萬斯年  
令名皓皓

訓

二童子訓

前世夏邈先民已沒悲矣道之微也道微者因師道  
之不建既無師道是故蒙養弗端其長而奚望之有  
也孝經句讀未分小學文字未諳子弟之職不供人  
倫之途無講恃力驕矜立我侵誑箕居游倨跛倚睜  
視凡所作為蠢亡焉莫有禮義之矩矣不游六藝之



文不做洒掃之節事賭博籠養弄打球踢球春風放  
紙寫夏日旋風車聚螢火造雪獅或黏鳥釣魚或噬  
天鬪鷄長者亦無禁防卻慣以俳倡淫樂侏儒傀儡  
之詭害其良心至矣稍長則好色嗜酒沈迷蠱惑于  
飲燕妓女以隕身覆家忝其所生丁此之時雖憂不  
逮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我聞古者有胎教始生  
能言能食隨而教焉以豫為先六七歲有六七歲之  
訓八九歲有八九歲之訓自十歲隔別男女於內外  
大有講習訂督要安詳恭敬示謙卑遜讓懲傲惰誠

凶狠薰聒漸染本于德達于藝他日為進乎大學之  
基址為用乎國家之楨幹於戲大哉遠哉蓋法依今  
古而異道率天性而同隆師擇友俾其理會同而當  
行者勤且謹則庶幾其可也近代人之父兄惜于經  
術不聽遠大之確論故慮常在目前睚眦更泥婦女  
之仁禽犢之愛不知勞之為真慈徒許居然懈四肢  
靡然尚奢華寵輕俊喜敏英殊弗思誨大道乃生見  
納于陷阱不覺救濟也除非以暖衣飽食養之無俾  
其悟仁義之方乃與鳥獸鞠子胡異乎是以愚妖鼠



偽欺人罔己生無益於時死則若一狐兔之斃耳誰  
 得而稱之斯藤村二氏之子歲各在志學乃翁心遠  
 而不累姑息格於先生之門令受其業有日焉覬覦  
 彼之傳道解惑其志誠可憐也然遵俗馴風好漫遊  
 耽奇玩不能潛心讀書談文荏苒送月因循費日余  
 也同門而在兄之列載為訓曰周公孔子自古大聖  
 人也然而夜以繼日發憤忘食豈弗奮奮精神哉下此  
 至董仲舒三年不窺後園文中子六年不解衣帶司  
 馬公圓枕倍誦張子厚默坐徹曉此四君子資質高

明才秀於群人猶歷清辛堅苦如是而後漸成魁于  
 漢冠于隋拔于宋聿顯於後世汝曹氣稟雖不凝駘  
 皆世俗之子慧也於聖賢之術何之有知哉當奮發  
 激昂者也而不事辛苦從容欲有成是余所以未曉  
 也請以予近譬之余十餘歲初授讀遲鈍黥黑曷敢  
 望汝曹哉仍忿嘆苦刻殆忘寢食不厭夏書之炎燠  
 不憚冬夜之祁寒弗趨利誘弗荒逸樂盡心以為通  
 舌明今適逢佳節良辰花晨月夕未為一日釋書空  
 過光陰成童從師洛陽弱齡來學武江雖奔走流浪



旅寓困阨未為一時而廢學以求安居比將暨壯年纔得知文字分句讀僉數之績也又少勗故也汝曹昏旦起臥於師第俱居父母之國便於為學固矣其實孜勉不懶則將來就君子之道曷與我儂鴈行較優劣乎哉昔人有言指引在師規戒在友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矣上慎旃哉老耄勿貽悔設不信此言家有嚴君之誘鄉有賢傳之導余知毫釐無所補矣

南學遺訓

南州諸子各有文集有語錄有記聞有問目故師長之語所遺不一而足焉今採關於木體切于學問者數十件而手記焉所其記則南學先輩所以口傳學者或惜而不語也我恐久而終失其意味其方故作遺訓欲令後進不眩所据依也學者能循斯訓而守之則與面命耳提何以異乎儻盡演微文細義趙鬼折鋒剡藤無地當因茲一二推以通厥餘也



嘗聞昔者三省先生兼山先生俾學者看四書率以一二葉三四葉為限通讀元文集註五七十遍至成誦不踰而後方看文義凡看文義先以註解貼經語又以經旨總註意所謂反覆乎句讀沈潛乎訓義也古人氣象泊其心難見規模文理亦難見所謂看道理難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不寬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不足以見其文理之密汲亡焉而毋欲速也循亡焉而毋敢惰也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毋身質言語迎取古人心此為之得也厥或為初學授

文義則專說正文親切著明至註則略亡說襯貼正文而已如註有要義處當懇心亡丁寧徒莫泥字訓滯出處而費日力勞口舌也前儒以為如說大學論語亦先令說註透然後傍註意說正文凡看群經咸當如是愚按是朋友相討論就師而董督之謂耳殊非君前侍講為人說與之義也講讀之方依舊先說元文而後讀註而已儻否則聽者之意支離破碎不能決疑惑起感發也

三省先生曰學者當以知止為要也惟精以知所止



惟一以得所止萬事各有所當止之處其大者為人  
 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忠之類也其小者手容恭足  
 容重亦手足當止之處也若能知止則不為外物所  
 移不為異端所眩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舜  
 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有天下也復不相與焉  
 安所其止故也孔明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都將相  
 別無調度是亦知所止者歟今書生戚戚乎貧賤施  
 施乎富貴皆緣不知止也如是者終身務學更奚有  
 所見哉乃無用之糟糠而已

三省先生訓弟子曰孔明戒子澹泊養德為要胡文  
 定欲世味都淡薄子房辭爵祿而不受此三人只是  
 無欲無欲故剛正勝物而不害本心韓上平常伸於  
 萬物之上可謂真大丈夫也楊國忠寢用肉陳何考  
 穎食費千金是皆溺于欲而不知厭焉學者當實心  
 賤乘如蠹豕惡乘如鳩梟言之乃醜筆之乃汙史冊  
 者也

嘗聞海南先儒讀四書尊集註確乎固定到小學解  
 便所賴屢換初遵程愈集說中葉據章句或校詳解

卷四

存一書

十六



集成或料大全合璧辨鏡塵之類三省先生為評定  
用陳克菴句讀附加訓點兼山先生只用本註為句讀  
間有不是處也先儒曰讀小學須知古人處得倫理  
能盡人情持身以敬本根斯立也

南學遺訓曰學者須見得論孟相發明學庸相表裏  
處其說志說養氣說仁字說仁義其言至善言中鋪  
八條叙九經之類當知落著總何事也朱子曰文字  
大題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大學所謂明  
德中庸所謂天命書所謂降衷詩所謂秉彝易所謂

元亨利貞之類乃大題目處也

嘗聞海南先儒深疑近思錄集解為忒本旨不鮮如

西銘太極圖說便復朱子之舊別有海板本以與學者又

疑書集傳有彊鑿解忒本旨處其說審在疑自中嘗

聽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春秋然此兩

書皆未易看春秋大旨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

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上有

義也然而無程朱之全解乃宜据胡傳講之周易當

別程傳本義先講本義而後讀程傳昔日三省兼山授易若許今皆



義 渾傳 詩經集傳平坦精密闕疑不強釋故看來無難  
 曉者只禽獸草木蟲魚天文地理器物之類間有難  
 理會也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  
 懲創人之逸志是以諷詠之間優柔漸漬和暢情性  
 攄開淫辭是為學詩之大旨至文物之末雖不強通  
 亦似無所妨也

遺訓曰禮經以儀禮經傳通解為正經所謂儀禮是  
 經禮記是解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  
 昏禮禮記便有昏義其他亦然故儀禮不可不子細

看也

遺訓曰看史之法先看三傳而後看三史看十七史  
 二十一史等竟讀通鑑綱目為諸史之斷所謂春秋  
 傳為按經為斷之意

遺訓曰性理大全三代以後一部之書也而難容易  
 會通不可不俛焉以細看也唐鑑世史正綱大學衍  
 義之類有裨於世教大焉不可不見之

嘗聞先輩始信攬大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  
 以上四十二字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之說後



熟看經中語脉連貫而不可截斷文勢渾成而不可移易遂廢其說適從章句之義抑大學說學中庸說道至善者中之義性之德學之的也綱領條目以至善為表準故經文於是諄々然猶中庸篇首說性道教下文除却性教只說個道也其所主意可知也試觀陽村權近退溪李滉之辨則釋然學者將看大學須先讀或問理會透也徒非有翼於章句而已聖學之要歸總攝悉在焉

遺訓曰四書未解以大全中朱子說黃勉齋真西山

陳新安多為是其餘不足取用也蒙引存疑稍可也到講述直解說統說約淺說之屬汎汎小說奚啻數百家槩不看而可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人人之見詎得無異趣乎與竭心自於紛雜之說孰若熟看於正文太註之意釋詁訓解彌多正文太註彌闕實甚於洪水猛獸之災者也

先輩謂羅整菴以入生而靜天性也為道心以感物而動情欲也為人心載廖德明所問古來諸儒以中庸未發已發繫辭寂然感通分配乎人心道心之說



也其說窒礙故朱子不取之乃為只因發處有形氣  
 義理之分而始見人心道心之異至矣盡矣見退溪  
 李滉書辨整菴之錯處激切余曩問諸先生曰未發  
 之前氣不用事只是微而已何危之有乎及其發也  
 七情自內出焉聲色自外侵焉其危不妄言而明矣  
 仁或流於姑息義或流於殘忍禮或流於諂諛智或  
 流於譎詐豈可謂之微乎可謂不危乎所謂惡亦不  
 可不謂之性是也故諸子動靜之說不為甚謂也諸  
 先生此處未有明辨劄記以待他日

此處竊擬黃勉齋疑子大極圖解

五行生生流行之序為倒置矣雖先師說亦有所不讓不怒乃公共之道也

先輩曰中庸戒懼一節兼動靜乃章句之意也雖分  
 屬靜而存養然不可就靜一片說也林氏以為存養  
 本該動靜是也慎獨一節便始發時緊要處固屬動  
 而省察也余初間不信戒懼之兼動靜後視朱子大  
 全答胡季隨書中有此處辨論亦兼動靜之義慨然  
 嘆服先輩看書之縝密也

遺訓曰未發已發文公之說前後不同其中有一條  
 明白訓曰驗之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



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謂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常起常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

遺訓曰存養之工夫極難著力或考諸玄默靜坐之頃或察諸念慮隱微之境或試諸中夜夢寐之間或觀諸平旦湛然之氣須識取大本之所建達道之真

謬也

遺訓曰孟子知言養氣至於不動心即大學格致正

誠止於至善之序書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義又曰仁明武以成德也日新始終新以成有一德也

遺訓曰平旦之湛然虛明氣之本也浩然之盛大流行氣之用也涵養之功全在此處毋不敬為涵養用功處思無邪為涵養成效處便斯心學之要

兼山先生嘗舉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語嘆曰自秦而下學者未有恁麼之見所以程子續千載不傳之緒也先儒謂自理之微若觀之則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也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



自象之著者觀之則事事物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  
 象為顯理為微象中有理是無間也言理則先體而  
 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  
 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為一源無間也此語主  
 卦爻說之太極既含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象  
 所謂體用一源也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悉具於  
 太極之真所謂顯微無間也天地古今之道陰陽動  
 靜之理無時無處而不管於此二言也朱子曰及其  
 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未尚虛用應始有體該

本無替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此亦  
 主卦爻說之見大公順應之妙又是程子二句之意  
 ○又舉由大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  
 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釋之曰太虛言  
 天之形體渾上洞上也氣化言晝夜寒暑流行不已  
 也此二句即天道自然之本體而言之天化生萬物  
 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也性  
 理虛底者也知覺靈底者也虛靈則心也是合性與  
 知覺有心之名也心總性情此之謂也此語自中庸



首章撥揮來語意極高妙邵子曰天使我有是之謂  
 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亦中庸之美  
 也又曰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郭郭也身者心  
 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說得瑩徹不待解釋而  
 晒矣所謂邵子空中樓閣四通八達者也程張邵子  
 此等語自秦漢以來儒者不能言其隻字何哉趨向  
 之背馳南轅北轍知見之高卑雲泥懸隔也古人論  
 學似子房者謂物各付物而不煩擾耳  
 其觀物活潑亡地之見非子房之儔也  
 余在洛一日訪長潛軒之幽居晤語論及天象翁曰

西戎論天象則幾于周髀之說周髀以為天似蓋笠  
 地法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四邊下日月傍行遠  
 之日近而見之為晝遠而不見為夜與璿璣玉衡渾  
 天儀地平之說異也蔡邕曰周髀蓋天也唐孔氏曰  
 其法始於庖羲氏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  
 表也是周家天象恐周公揆之當極有理固非後世  
 論天文者所能逮也西戎之論本于斯乎抑暗合乎  
 是亦未可知也翁詰余曰春王正月汝攬何說為好  
 余曰只賴胡傳春為夏時正月為周正冬十有一月



也朱子以為天時不可改而月已改之引孟子諸書  
 為據至門人蔡沈作書傳以為商周改正朔而不改  
 月數引証精覈未付度孰是暫不如隨胡氏講之翁  
 乃引詩書及諸史百家之語累數千言辨論異同其  
 說遂無斷了余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為學  
 不通西戎之天象不解春王之紛紜不為愚也曾聽  
 士夫學欲修身踐言明六禮叙七教而已矣史文星  
 曆乃有司存焉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翁莞爾  
 曰汝言是也

東峯子精于箕範啓蒙者也一日聞其說曰伏羲六  
 十四卦方圖圓圖交易對待變易流行之義洛書固  
 可以為易而河圖亦可以為範矣之由羲文八卦先  
 天後天之數皆自中起入用之位總是自然之妙非  
 有造意按排也其講一一依圖指畫不剩語而令人  
 曉然余曩者上元初慈講洪範哦鄙律一閱情短聊  
 暢感嘆曰默契龜文古聖神九章方列靜看真奇奇  
 正位乃元后偶偶側傍是輔臣攸履一圓昉區畫居  
 中五點起經綸上元嘉會縱橫數皇極講成拜紫宸



遺訓曰須識性為理為善而不涉氣用不入染習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也或曰仲丘說性者氣質也非本然孟子說性者本然也非氣質視性相近人性善之語云爾皆一偏之論也大傳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豈非說本然之性乎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性也豈非說氣質之性乎但至程張分說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肇判然也已

已千子曰性為一理其有五常猶一太極部四德渾然中有粲然者也玉者一也取其聲清越比智取其

色溫潤比仁取其質堅剛比義取其表條理比禮取其全體之美比信也畢竟唯是一玉詎有五箇之阻斯可以曉五常之為一理而粲然者元具於渾然之中也後觀程子稱聖德譬諸美玉之語益信其言之有據而為確論也或曰太一分轉或曰敦化川流則統體各具理一分殊之義妙哉  
○已千子曰為學之法莫切於動靜道體之妙亦全在動靜之介大而天地四時鬼神小而坐臥瞬息語默都不能外於動靜試看易經中庸這般之義看定性書太極圖說復那意思話頭雖異要皆不過教學



卷四 在一書

者審研於動靜之幾而已矣自奇偶闔關方圓以至寒暑燥濕水火及鬼鬼

精氣言貌天下之萬理只此於一動一靜耳

南學遺訓曰堯典欽一字千萬歲心學之源也曰恭曰寅曰慎曰肅曰祗只是敬欽之意或曰戰兢或曰恂慄或曰嚴恪或曰戒懼只是敬畏之義司馬公說主誠周子說主靜程子說主一言雖殊其指近乃學庸所謂慎獨書所謂惟一者也及朱子說畏字工夫更切薛文清曰嘗過一獨木橋一步不敢慢惟恐蹉跌墜失入之處世每事能畏慎如此安有失者是乃

文王小心翼翼曾子臨深履薄之意朱子攸訓畏之字也古人有敬吟有畏說亦可見焉朱子嘗跋主一箴曰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為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凡學問之道不在言語上只在存養上日須體認躬行也

卷四 十一







